

感恩那个重阳节

□戴新阁



20世纪80年代,父亲退休了,干了大半辈子活,但还是闲不住,给人家“补差”:看大门、烧茶炉……直到80岁时,因腿脚不麻利才闲了下来。

那时,我们都忙着工作,回家的时间不多,除了法定节日、星期天,其他时间很少回家。1996年重阳节,我应四方工人俱乐部邀请,参加他们举办的老人节活动。我在办公室刚要走的时候,忽然父亲来了,我很惊讶,以为有什么事,父亲说:没事,从嘉禾路教会出来,顺便过来看看。这时,俱乐部谭信山主任打来电话,说参加活动的人到得差不多了,问我什么时候到,我说马上过去,老父亲来了,一会儿就走。“哎呀,老人家在这儿?你正好带他一块过来呀,今天可是老人节!”“这……”我犹豫了一下,没做声,“哎,一定要带

老人过来噢,我等着你们!”谭主任在电话里叮嘱道。

父亲见我有事,说你忙吧,我回去了。我说别走呀,和我一块参加个活动吧,我简单地介绍了几句,他疑惑地望着我问道:“合适吗?”“行,人家请你去呢”,父亲没再推辞,跟着我过去了。

四方工人俱乐部在杭州路上,离我办公的地方不远,我们进门上四楼,走进活动厅,看到里面张灯结彩,两边椅子上都坐满了人,前排台子上,摆着一个直径近一米的大蛋糕,人们正在议论着谁的年龄大,推选出来上台切蛋糕呢。

谭主任看见我和父亲进来,大声招呼,请我们到前面就坐,父亲小声对我说:“我在后面找个座位就行。”这时,谭主任快步走过来,拽着父亲的手就往前走,边走边问:“老人家,您高寿?”父亲

说:“80了。”谭主任听后转身说:“同志们静一静,这里有位80岁高龄的老人,我们请他上台切蛋糕好不好?”

“好!”人们齐声响应,原来在座年龄最大的只有70岁,在一片掌声中,父亲有点慌乱,他手足无措地连连摆手:“使不得,使不得……”但是,架不住人们的热情相邀,父亲还是上台了。他和那位70岁的老工会主席一起切开了蛋糕,在人们的呼喊、叫好声中,我看见父亲的手微微颤抖,眼睛里充盈着幸福的泪花。这是他一生中第一次与那么多老工人、老师傅、老伙计一起过节呀。

吃完蛋糕,人们开始猜谜语,演文艺节目,父亲是观众,看得如醉如痴。那个重阳节,格外温馨,成了父亲后来几年最美好的记忆。

表姐,表妹

□白玉兰

四十年前,我跨过十八岁的门口,第一次独自出了一次远门,从即墨坐长途客车去高密县城的舅舅家。为了让母亲同意这次出行,我寻了一个真实的理由:那阶段身上时常起紫癜,想让当医生的舅母看看。

舅舅家也不宽敞,晚上表姐便带着我去她单位宿舍住。表姐大我七八岁,她身材清瘦,眼睛不大,说话轻言轻语,语气温柔,令人如沐春风。她在前面走,我紧随其后。在家时听母亲说,表姐正在谈恋爱,舅舅不同意,表姐正在和家人闹别扭。看着

表姐的背影,我情不自禁地猜想着表姐的男朋友会是什么样子。走到宿舍楼梯拐角处,遇到了表姐的一个同事,没等对方开口,表姐主动介绍说:这是我表妹,从即墨来的。一句:这是我表妹,让我这个从农村来的黄毛丫头,温暖了很久。

四十年后的今天,我接到了表哥的一个电话,想让我当医生的女儿给表姐看看病。表姐病了?一通询问后,女儿便让表姐住进了青岛大学附属医院神经内科,表姐被确诊为进行性核上性麻痹。这是一种罕见的中枢

神经系统病变疾病,病魔在吞噬着表姐的身体,使她不仅肢体变得僵硬,大脑也变得迟钝。在医院里,第一次看到了表姐夫。他在叙述着表姐的发病过程,讲述着如何伺候表姐的饮食起居。我看到了一个细节,表姐夫在讲述这些过程的时候,手不时地梳理着坐在身边表姐的头发。执手提梳浓情过,却留发丝绕前缘。我没有看到表姐那场轰轰烈烈的恋爱,却见证了愿得一心人,白头不相离的美好。表姐已经不认识我了,经过反复地介绍、说明,表姐深思良久,像是从记忆的深处搜寻到了我,喃喃地重复着:这是我的表妹,这是我的表妹。

父亲的读书往事

□许培良

父亲因病去世已16年了,虽然岁月的流逝渐渐模糊了他的背影,但我却时时想起他。

父亲从年轻时起,就一直非常喜欢读书和藏书。他认为,读书是一个人成长的阶梯,书里面有学问有真理,是工作与生活的指南。父亲去世后,我从书橱中发现了 he 收藏的许多书籍。其中包括他上学时读过的课本和工具书,像《平面几何》《中国历史》《康熙字典》等,还有一些他自己购买的两部小说,茅盾的《腐蚀》和赵树

理的《李有才板话》,这些书虽然纸页已经泛黄,但书的品相却很好,足见父亲对于书籍是呵护有加的。

父亲初级中学毕业后,曾担任村干部十五六年,这期间,他依然坚持读书与藏书,将读书与工作结合起来,做到了学以致用,为乡村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贡献。

父亲不仅喜欢藏书,更喜欢研读书籍。记得父亲晚年时,忙完家务后,常在昏黄的煤油灯盏下,孜孜不倦地读恩格斯的《自然辩证法》。

他边读边写读书笔记,积久竟有了自己独到的思考,并撰写成论文。我分明知道,对于一介平民百姓的父亲,要让自己的文稿得以发表是何等的艰难,但他勇于探索科学真理的精神,却深刻地影响着我的成长。

书海泛舟受益多,读书照亮我人生。父亲虽然离开了我们,但我会将他的全部书籍珍藏起来。我知道,之于后代,这将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。我会沿着父亲的路坚定地走下去,以传承光大他的读书美德。

二妹来信啦

□孙秉伟

上个世纪70年代,在那个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热潮中,我的四个弟妹“打起背包就出发”,告别了爸爸妈妈和亲人,分别去了临朐、掖县、即墨等地,开始了他们上山下乡的生涯。

那年中秋临近了,父母牵挂着乡下的儿女,盼望他们回家过节。节前,先后收到三个弟妹的来信,说是节前肯定回青岛过节。我看到,每看完一封信,母亲就欢喜地掉一次泪。但是,让母亲焦虑的是,一直没有收到在临朐的我二妹的来信。母亲很着急。

还有三天就是中秋节啦。这天,邮递员一进大院就高兴地喊:“范大娘,有你们家的信!”母亲连忙问:“是临朐来的吗?”邮递员看了看信封说:“是啊!”接过信,我急忙帮母亲拆开,立马读了起来:

亲爱的爸爸妈妈、哥姐弟妹,你们好!我向你们汇报一下我的情况,因为我们这里秋收农活忙,人手少,队里和我们商量,中秋节能不回去的就不要

回去啦。我们知青小组商量了一下,除了李佩华因他妈住院必须回青岛,大家都表示不回去了。我不能搞特殊,也就决定今年中秋节不回家了。我知道爸妈和全家一定很失望,可我相信,你们一定会理解我的,会支持我和知青战友们一起在广阔天地练红心的。

信读完了,母亲的泪水还没止住。我连忙豪气地对母亲说,“妈,明天我就去临朐看我妹妹去。”母亲赶紧点了点头。

临行前,母亲打点这个打点那个,弄了满满一大包。炸了十几条黄花鱼,最要紧的是那几个硬邦邦的月饼,飘逸着淡淡的清香。母亲嘱咐我见到妹妹多给她鼓鼓劲,就说,没有受不了的苦,只有享不了的福。人家能受得了,咱也能,但是也不能太逞能……我盯着有些哽咽的母亲坚定地说道:“妈,你放心吧,我记住了。”

第二天清晨,我带着爸妈和全家人对我二妹的牵挂,踏上了去临朐的路。

蒲扇和蒲团

□张凤英

蒲扇是我童年时代最常见的东西,也是那个时代不可或缺的生活必需品。我们家里,爷爷、奶奶、三叔和我都有自己专属的蒲扇。爷爷的蒲扇上,有奶奶为他缝制的蓝色粗布的包边。奶奶的蒲扇上包的是白粗布镶边,它和奶奶一样干净利索。而我的蒲扇上,是碎花小细布的包边。三叔的蒲扇最好看,蒲扇上的包边是大红底色的花布,还有一串红色的塑料绳流苏。

那时候,蒲扇的作用是很多。灶间主要是点火做饭的时候,用它助燃。炭火盆旁边,也要有一把助燃的蒲扇。炕头上,是睡觉的时候用来打蚊子用的。葡萄架下拉呱,手里也离不开蒲扇。回想起童年时代,多少个夜晚,奶奶手持着蒲扇给我送来凉爽的风。

在我的农家小院里,还有一件常见的东西就是蒲团,我家的蒲团是用玉米皮编制的,玉米皮的颜色是那种柔和的乳白色,

高高低低的蒲团放在院子里就好像水塘里的浮萍,甚是美观。我们家吃饭的时候,在院子里放一个低矮的小桌子,四周放上蒲团,我们就坐在蒲团上吃饭。我的个子比较小,坐在蒲团上够不着饭桌,只好跪在蒲团上。

奶奶在灶火间做饭的时候,屁股底下坐着蒲团,手里握住风箱的手柄,一推一拉之间,灶膛里那橘红色的火苗就像狗的舌头一样一伸一缩的舔着锅底。我喜欢帮助奶奶往灶膛里面放柴草,坐在小小的蒲团上,一把一把地往灶膛里添柴草,手里拉着风箱,嘴里唱着儿歌:“小燕子,穿花衣,年年春天到这里……”

去年我回到故乡,看见农家小院子里摆放的蒲团,就不由自主地坐上去,那天我回到家的时候,满天星星出来了,我仰望星空,耳边响起爷爷讲故事的声音,此情此景使我的心回到了童年,回到了奶奶爷爷的怀抱中。